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為衣裳何以為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甲盾五兵何以為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為甲盾五兵凡為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舟車何以為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為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為此物也無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

不難故孰為難倍唯人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母處家女子年十五母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便民勞其藉飲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與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侯蒙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為政特無此不聖人為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

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墜歿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奏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收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實服建至其厚愛黍稷不工糞藏不重飲於土榴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緇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王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數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拆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

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水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費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建夏下潤濕上重烝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蠶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節用下第二十二關

節葬上第二十三關

節葬中第二十四關

節葬下第二十五關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

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量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量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為人謀者

不可不勸也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與之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且故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止隕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焉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印組節約車馬藏乎墳又必多為厚墓鼎鼓絃從壺溢戈劍羽旄齒章寶而埋之滿意若殉從曰天

子殺狗者數百家者數十將軍大夫殺狗  
衆者數十家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  
哭泣不秩聲翁纒絰垂涕處倚廬寢苦枕占  
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飢薄衣而為寒使面目  
陷隕顏色顰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  
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  
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  
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  
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  
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  
器血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  
績織紉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  
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  
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  
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以求富家而  
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  
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君死喪  
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  
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  
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

矣使面目陷隕顏色顰黑耳目不聰明手足  
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  
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  
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  
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  
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  
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  
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  
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  
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  
若道使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  
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  
行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為人弟  
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為  
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  
矣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  
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  
則無食也內饋莫吾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  
也是故盜賊乘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  
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叢而母負已也治

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  
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  
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  
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  
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  
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  
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者攻者無積  
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  
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  
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  
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  
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  
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  
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  
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  
樂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  
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  
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  
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  
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

神降之罪屬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母及泉上毋通臭壘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留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訖而後哭滿塋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奔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絃之不合道之不塋土地之深下母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壘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

必大棺中棺華閨三椽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盞文繡素練大輓萬領與馬女樂皆具曰必掩塗差通壘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吾本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畜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輪沐之國者其長

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乘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燠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壘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何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

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墨子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沛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傲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弟兄所知識其相傲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傲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傲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傲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

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義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政之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正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牝牛豕黍犬彘繫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